

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

王毛平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 要】 本文运用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分析中日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问题。中日经贸关系表面上看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似乎是对称性相互依赖,但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实质上中日贸易关系是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中国在相互依赖中具有“敏感性”,但不具有“脆弱性”。日本在敏感性相互依赖中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最后就中日经贸合作如何摆脱“敏感性”非对称相互依赖,向“对称性”方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中日关系 经济依赖 敏感性 脆弱性

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实质上两国贸易关系是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本文运用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①分析了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即权力问题,并就中日经贸关系如何向“对称性”方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一、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分析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从相互贸易量看,中日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对称的,分别居于对方第一、二位的贸易伙伴位置。但是从贸易内容和贸易方式看,两国主要是以机电类为主导的同一产业内部的加工贸易,将投资和贸易综合起来看,中日贸易主要是由日本的跨国企

业通过对华投资为主导。因此,本文认为中日经贸合作关系是一种形式上“对称”、实质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中国处于相对“被动”和“不利”的地位。

(一) 中日相互贸易^②

从中日贸易占各自贸易总额的比重和两国的贸易结合度看,中日彼此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现已上升为日本的第一大、而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关系发生了似乎不利于日本的变化,如有些学者就此认为,中日经贸往来降温对日本更不利^③(见表一、表二)。从结合度^④(以出口计)看,到2006年,日本对华贸易结合度上升到2.44,中国对日贸易结合度下降至2.22,^⑤均远远超过联系紧密度的指标值1,表明两国贸易联系紧密,处于“相互依赖”状态。

表一 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中国统计) (单位:亿美元、%)

项 目 \ 年 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5097	6208	8510	11546	14219	17604	21737	25616
中日贸易总额	877	1019	1336	1678	1844	2073	2360	2668
占比	17.2	16.4	15.7	14.5	13.0	11.8	10.9	10.4
贸易伙伴位次排序	1	1	1	2	2	2	2	2

表二 中日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日本统计) (单位: 百亿日元、%)

项 目 \ 年 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日本对外贸易总额	9139	9434	9891	11039	12261	14259	15707	15997
日中贸易总额	1079	1271	1537	1819	2081	2458	2787	2778
占比	11.8	13.5	15.5	16.5	17.0	17.2	17.7	17.4
贸易伙伴位次排序	2	2	2	2	2	2	1	1

从中日贸易内容看,无论是中国统计还是日本统计,机电类贸易在两国的贸易额中均有大幅提升,占据了近“半壁江山”(据中国海关最新发布,2008年我国对日本出口机电产品553.9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对日出口总额的47.7%)。数据表明,以机电类设备为主的制造业贸易是中日贸易的主要内容(见表三、表四)。

表三 中日贸易中主要商品类别占比 (HS 标准^⑥)
中国统计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2001		2007	
项目	总额	占比	总额	占比
分类	877	100	2360	100
十一、纺织类	168	19.2	227	9.6
十五、贱金属类	66	7.5	228	9.7
十六、机电类	327	37.3	1036	43.9
十七、运输设备	26	3	118	5
十八、精密仪器	44	5.0	144	6.1

表四 日中贸易中主要商品类别占比 (SITC 标准)
日本统计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2001		2008	
项目	总额	占比	总额	占比
分类	1079	100	2778	100
化学品类(5)	69	6.3	252	9.1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6)	160	14.7	400	14.4
机械设备类(7)	369	34.3	1255	45.2
其它(8+9)	353	32.6	641	23.1

从贸易方式看,就中日贸易占比最大的机电类商品来说,加工贸易占比远大于一般贸易。2007年度该类商品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加工贸易均占绝对比重,出口占比75.6%,是一般贸易的3.7倍,进口占比52.0%,是一般贸易的2.1倍。

综合以上分析,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的机电类商品成为中日贸易的主体,根据日本学者石川幸一的研究结果,^⑦这种同一产业内的贸易以工序间的分工为前提,这是东亚特有的以附加价值的差为基础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并认为,

造成这种结果的背景毫无疑问是90年代以后活跃的对华直接投资,随着今后中国技术的进步,虽然不能否定这种分工结构变化的可能性,但整体来看,两国经济互补的一面大于竞争的一面。

(二)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⑧

中国2007年对日直接投资0.39亿美元,截止2007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179.1亿美元,其中对日直接投资存量为5.6亿美元,占总额的0.47%,规模较小。^⑨本文着重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投资规模上看,进入本世纪以来,日本一直保持在中国外资来源国的前两位,2005年占我国当年吸引外资比例最高,达10.4%,2008年占比最低,只有4.0%。对日本来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在亚洲占其投资的首位,在全球仅次于美国、荷兰居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位,2001至2008年间占其全球投资额的8.5%(见表五、表六)。

表五 中国吸引日本直接投资概况

(单位: 亿美元、%)

年 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实际投资额	496.7	550.1	561.4	640.7	638.1	670.8	783.4	924.0
其中:日本	45.1	43.6	51.4	55.2	66.5	47.2	37.5	36.5
排序	2	2	1	1	1	1	1	2

表六 日本全球直接投资概况

单位: 十亿日元、%

区域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合计	占比
世界	4659	4048	3339	3349	5046	5846	8661	13232	48180	100
中国	182	215	355	491	726	717	731	670	4087	8.5
印度	19	19	15	15	30	60	178	543	879	1.8

从投资结构看,在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据着投资的重要地位。2001-2008年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比重平均占到78.5%。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直是机电和运输设备行业等,占比平均达到56.9%。(见表七)

表七 日企在华投资制造业分布

(单位:十亿日元、%)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合计
全行业合计	182	215	355	491	726	717	731	670	4087
制造业	161	171	277	407	563	567	493	502	3141
机电、运输设备	107	81	186	277	260	341	250	285	1787

从投资和贸易关系看,^⑩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继续保持高水平稳定增长态势。日本野村经济研究所研究表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以互补关系为主。相比之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间几乎没有相关性。^⑪因此日本在华企业是中日贸易主力军,2007年度贡献了中日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强,其中机电类商品出口占该类商品出口日本额的比例高达61.4%。在日资企业中,日方出资比例超过50%的企业占比超过八成、机电类企业更是高达88%。数据表明在华日企在中日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见表八、九、十)。

表八 在华日企在我国总出口和

对日出口贸易中的占比(单位:亿美元、%)

年份	项目	出口总额	其中日企	占比	出口日本	其中日企	占比
2007	全行业	12178	647	5.3	1020	353	34.6
	机电	5288	406	7.7	363	223	61.4

表九 在华日企在我国总进口和

对日进口贸易中的占比(单位:亿美元、%)

年份	项目	进口总额	其中日企	占比	进口日本	其中日企	占比
2007	全行业	9559.5	604.55	6.3	1339	455	34.0
	机电	3810	264	6.9	673	174	25.9

表十 在华日企出资比例情况(单位:家)

年份	类型	合计	50%以下	50%	50%超100%以下	100%	不明	50%超占比
2007	全行业	3781	470	152	927	2196	36	82.6
	制造业	2485	309	113	717	1330	16	82.4
	机电	853	67	34	232	519	1	88.0

数据表明,日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主要是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化生产的重要基地(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产品虽然是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但其中的许多加工组装环节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便于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在第三地生产),利用中国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廉价的资源,是一种资源利用型而非市场寻求型的投资(这一点

区别于对于欧美的战略,日本跨国公司在欧洲和美国设立分支机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这些跨国公司并不向日本母公司大量出口^⑫)。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日两国经贸关系表面上处于“对称性”“相互依赖”状态,但从两国贸易内容和贸易方式看,中日贸易主要是以机电类为主导的同一产业内部的加工贸易,日资企业在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来看,中日贸易主要缘于日本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所主导。因此,本文认为中日经贸合作关系是一种形式上“对称”、实质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中国处于相对“被动”和“不利”的地位。

二、中日经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与权力分析

(一) 敏感性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的发展(不依靠军事力量)导致产生了“新的”力的源泉,就是“脆弱性”和“敏感性”。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对国际相互依赖进行政治分析,一个颇有用途的起点是,将非对称相互依赖视为行为体的权力来源。不同类型的相互依赖都产生潜在的政治影响,但它们所承受的限制各不相同。只有现存规则和规范被理所当然地遵守,或心怀不满的国家必须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才有可能迅速改变其政策时,敏感性相互依赖才有可能提供强大的政治影响力。”^⑬按照自由主义者的相互依赖与权力理论解释的话,在中日经贸合作关系中,由于“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日本似乎更有“权力”。这一点在政治实践中也有所体现,日本前首相麻生在其任外相接受采访就中日友好与国家利益问题时曾谈到:他并不认为日中友好是目的。“光说友好,对双方没利也白搭。”“日中共益”是目的,“日中友好只不过是手段”。他还颇为得意地说: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争论激烈,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一减少,中国就不能不关注,肯定会同意对话。结果就是朝这个方向在走”。^⑭

在这里,需要分析的是日本对华投资减少是

一个纯粹的偶然的经济现象呢？还是日本在有意地利用其由不对称相互依赖所提供的“权力”以达到某种政治影响力？本文认为，投资减少除了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比如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外，显然有“政治作用力”在里面。利用经济手段推动政治目的的实现，是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一种“常态”，日本在传统上也有利用其经济权力来配合推行其外交战略的习惯。在经济领域，日本利用经济手段对付中国的回旋余地是较大的，因为从其全球投资量来看，中国仅占其同期世界投资总额的9.4%。我们看看同时期：2001-2008年度中国一直占据日本亚洲投资的首位，但从2005年起，对华直接投资增幅没有明显变化，甚至在2006和2008年度二度出现负增长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从2005年起则开始了快速增长，从298亿一路“三级跳”，在2008年度达到了创纪录的5429亿日元，近三年平均增幅达到168%。不仅增幅远远高于对华投资，而且在绝对值上也在2008年达到了与中国不相上下的水平。日本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总量虽然远难同对中国投资的总量相比，但趋势比现状更重要。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日本ODA（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亦有相同的现象，从2001年起，日本在削减并直至于2008年停止对华日元贷款的同时，持续增加对印度等国的ODA。^⑮

分析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变化，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我们发现，日本对中印的经济政策与其政治外交战略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2001年开始的小泉时代，中日关系跌入谷底，但同期日印关系却提升到了“全球战略伙伴关系”。^⑯2006年11月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又提出“亚洲自由之弧”计划，拉印度为其“盟友”。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日本在经济上除了加强政府援助外，还引导民间企业投资方向。我们知道，政治对于经济的影响是有一定的“滞后效应”的，所以，在前半段我们还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到后半段，尤其是2005、2006年中日关系达到历史低点的时候，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对华投资下降，而对印度投资则开始“井喷”，直线上升。显然，这种经济合作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政治战略所使然。

（二）“脆弱性”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的脆弱性程度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本文重点分析日本获得替代选择的能力和付出的代价问题，日本在经济上力挺印度是否意味着要“淡化”甚或“切断”中日相互依赖关系，取而代之以印度呢？本文认为，日本的这种亚洲战略的调整动向是明确的。从短期来看，与其说是“淡化”与中国合作，不如说更多地是“强化”与印度的合作。从长远来看，日本政府显然有“拔高”印度，“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因此在经济上“强化”与印度的合作、“拉抬”印度是必然的，但往往是“形势比人强”，我们看看未来中日经济合作深化的“客观必然性”。

首先从两国当前合作的一面来看，两国之所以有经济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中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已是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力。日本自恃“经济大国”，但2003年前后在日本盛行其增长是靠“中国特需”因素的拉动的说法。日本显然在短期内是难以放弃这些“利益”的。从未来发展看，资本总是追逐有利润的市场，这是很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市场规模将会是全球少有的大市场。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00670亿元，人均突破3000美元，而印度在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1710亿美元，人均950美元。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市场规模是印度根本不可比拟的。根据产业内贸易理论，除了在经济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发生的概率和规模较大以外，由于在收入不均等的低收入国家容易形成一个高收入阶层，因而会使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产生较大的重叠需求，这样，就形成了高收入国家的产品和低收入国家的产品在两国之间的互相流动，两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也就产生了。从这一观点看，随着中国富裕层的不断扩大，中日之间未来贸易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的余地，这对于全球寻找市场的资本大国日本来说，是相当“吸引力”的。

从长远来看，日本有淡化中国或实施“逐步替代”中国，这种主观上的战略可能性。但客观上由于中国拥有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和良好的基础

设施,尤其是未来广阔的市场,这些不是以追逐利润为“天性”的资本所能轻易放弃的,这是两国经济合作的巨大动力源。而且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两国的合作又会有新天地,相互依赖关系会向“对称性”发展,届时中日现阶段“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权力会逐步随之消融。

三、政策建议

从经济方面看,在经贸合作中,要充分利用合作的机会,学习和提高技术管理水平,特别是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逐步改变合作中的“低端”位置,逐步摆脱依赖廉价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优势进行合作的道路。一是因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不允许我们为此持续付出资源成本,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会逐步削弱甚至消失。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分工必将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为此要未雨绸缪,坚持走技术创新、高附加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中日经贸合作中,最终摆脱日本资源利用型、垂直型产业内分工的“被动”模式。

未来中日经贸合作的方向应该是向水平型产业内分工发展,如现在的日美合作,日本对美投资就是为了占有美国本土市场,双方经贸合作关系是一种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关系。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本土大市场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过度”依赖出口会导致经济对外部市场高度敏感甚至脆弱,而且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讲,广大的国内市场不仅可以增加我自身回旋余地,而且他国对我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在全球化经济相互依赖时代本身就是一个有威慑力的“政治手段”。因此开发国内市场不应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事关国家稳定发展的重大的战略问题。

参考文献:

①指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论述,详见其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0页。

②本文所有数据,无论是中国统计还是日本统计,有关中国的数据均未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本节中国贸易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对外经济统计

年鉴》和《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各年度版整理得出,日本贸易数据根据日本海关统计资料整理得出。<http://www.customs.go.jp>。

③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

④贸易结合度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贸易结合度=(B国对A国的出口额/B国的总出口额)/(世界对A国的出口额/世界的总出口额)。如果结合度大于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紧密,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

⑤[日]北原基彦:《日中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与中国经济变动的波及路径》,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08年3月25日,第3页。

⑥注:HS标准的第十六类即机电类与SITC标准的第七类机械制品类所包含的商品类别基本相同。

⑦同⑤,第5页。

⑧本节中国吸引投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各年度版整理得出,日本投资数据根据日本银行统计资料整理得出。<http://www.boj.or.jp>。

⑨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27页,2008年10月30日。<http://fec.mofcom.gov.cn>。

⑩本节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8》整理得出,日企数据根据日本经济产省统计资料整理得出。<http://www.meti.go.jp>。

⑪Numura Japanese Economic Research, “Medium-term outlook for the Japanese economy (2004-2008)”, 5 December 2003. <http://www.nri.co.jp>。

⑫Farrell, R., N. Gaston and J. Sturm, “Determinants of Japa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industry and country panel study, 1984-1998”,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June, 18, 2004年, 161-182页。

⑬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⑭[日]《乱世才待我出山》,载《文艺春秋》,2007年4月号,第108-109页。

⑮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

⑯2005年4月,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进一步深化日印“战略性的全球伙伴关系”。2006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双方宣布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责任编辑 孙世春)